

有真武传说 有烟火往事



本报记者 孙克锋

“东阿县牛角店镇有个朱圈村，村名具有地域特色，当地有很多关于真武庙的传说，一些故事经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充满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10月20日，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齐庆伟说。

三百多年前，有朱姓人家来此依河而居，可河水连年泛滥，他们就在村子的南边用土打了一个圆形的围子，以防河水进来。站在河堤上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圆圈，因此村名就根据村民姓氏取名为朱圈村。

朱圈村东有一座真武古庙，庙宇不大，也就是几间土屋，但庙里的真武神像非常精美，有数百斤之重。至今，朱圈村里还流传着关于真武神的传说。

清朝中后期时，在朱圈村靠近河的地方有一口井。一个孩子到井边打水，不慎掉了进去，后来被人用井绳拉了上来。可他身上竟然一点水都没有。孩子说，他掉下去的时候，井里有一位长得特别像真武神的老人伸手用一个簸箕接住了他。

这个被真武神救了的子姓刘，长大后考取了贡生。他书法非常好，当时有“文章平常，字压七署”之说，意思是他的文章不算好，书法

却可以压住当时七个署地的书法家。

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个与真武神有关的传说。一天早上，人们发现真武神和周公、桃花女等几尊石像在黄河大堤上被排列得非常整齐，是谁把神像搬上来的却一直是个谜，接下来的故事就有神话色彩了。

村里有一个尹姓男子，身强力壮，力大无比，却患有一种怪病，浑身上下往下掉皮，久治不愈。一天晚上，他梦见真武神对他说：“你一不磕头，二不上香，就把我从河底挖了出来，为了展示自己力气大，硬是把我扛到了大堤上。我没有庙宇，整天风吹雨淋，你这样折磨我，是图什么呢？”

尹姓男子从梦中醒来，领悟到自己对神仙大不敬，才得了报应。于是，便嘱其家人为真武神在村东建一座庙宇。真武庙建好后，全村人一齐上香，集体将几位神像请到了庙里。时隔不久，尹姓男子的病就不治自愈了。

除了传说，还有一些真实的故事。历史上朱圈村里有一条西北至东南的道路，是在平和东阿牛角店通往泰安的必经之路。

过往的人多了，村子自然就热闹，做各种生意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当地现在还流传着“两家纸坊三家酒坊四家油坊”的说法。所谓酒坊并非

喝酒的地方，而是酿酒的地方。旧时，朱圈的酒坊很有名，十里八乡的百姓都到这里打酒喝。

过去，朱圈还有几家纸坊，以造纸为业。最有名的一家姓张，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几代人始终从事造纸生意，产品远销济南、淄博一带。他们的造纸工艺很原始，就是把麦秸磨碎，用石灰水泡糟，捞出来后放到石碾上压，压成稀糊浆的状态，再倒入池子，搅拌均匀后用细箩将上面漂浮的一层轻轻地捞上来贴到墙上，干燥之后揭下来，一张纸就做好了。这些纸张比较脆，多用于写毛笔字、做包装纸、糊窗户。

村西头有一刘姓人家开的客店，叫迎风客栈。客店规模不大，赶上天黑，就有人在这里住一宿，或喝茶，或饮酒，或看戏。一大早就有人起来赶路，马蹄声声，狗叫鸡鸣。

朱圈村唱小戏儿的人很多，人称“朱圈小戏儿”，唱的多是河北梆子调。主要剧目有《红笛》《三娘教子》《五家坡》《大灯店》《采桑》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朱圈小戏儿班与付寨村、南陈村的戏班子合在了一起，人称“三合班”，到处演出，人们也称之为“红笛戏班”。



- 纂(zuān):妇女挽在头上的发髻。
- 二破儿(ěr pǒr):别人穿过的衣裳。他净穿他哥哥的~。
- 避毒鞋(bì dù xiài):三岁前儿童穿的绣有五毒的黄色鞋。
- 老虎鞋(lǎo hu xiài):儿童穿的绣有虎头的鞋。
- 豆包子鞋(dǒu bāo zi xiài):一种鞋面中间有一条褶，隆起像豆包的老式棉鞋。
- 鞋壳喽儿(xiài kè lóu):鞋窝。
- 鞋曳跟儿(xiài yě gēnr):钉在鞋帮后沿上用来提鞋的布。
- 沿鞋边(yàn xiài bián):缝制鞋帮边缘的工作。
- 呱嗒板儿(guā da bǎnr):①拖鞋。此义也说“鞋趿拉儿xiài tá lar”。②演唱快板等曲艺节目用的打节拍器具。
- 套袖(tǎo xiǔ):套在棉衣袖口外面防止弄脏衣服的袖子，可以随时摘下来清洗。
- 暖袖儿(nǎn xiǔr):缝制的比袖口略细的棉筒儿，套在手脖处，可供暖手。
- 布撻穗儿(bǔ lu suǐr):碎布条。
- 铺衬(pú chen):碎旧布块。您家~可真多。破~烂套子，戴不着滴烂帽子，都拿来卖喽。
- 格褙(gé bei):用碎旧布粘成的布革(做鞋底、鞋垫等用)。破铺衬别扔喽，送给奶奶打~做鞋垫。也说“褙呆bēi dai”。
- 浆衣裳(jiǎng yí shang):为使衣物挺括，用含小米汤的水浸洗一遍。
- 棉猴儿(miàn hòur):带风帽的棉大衣。
- 棉帘子(miàn liàn zi):冬天挂在门口放风的里面絮有棉花的帘子。也说“棉帘儿miàn mèn lianr”。
-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陈国科：钟情田野考古 破解中华文明密码

新华社记者 何问

或许已经习惯了与安静的文物打交道，陈国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每当谈起野外考古发掘的经历时，他的肢体动作会变得格外丰富，还会不自觉笑出声来。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那些外人眼里的辛苦，执着地谈论新发现带来的惊喜。

今年42岁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出生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驰名中外的“中国苹果之乡”。黄土高原缺水，他却见证了家乡人在黄土旱塬孕育出“最甜的苹果”，“咬牙也要把事情干好”的信念也无形中融入骨血。

陈国科大学学的考古学，当时还是冷门专业。工作不久，他就担当起重要任务，在2006年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项目中主要参与定西市临洮县战国秦长城和张掖市山丹县汉明长城的试点调查工作。从零开始，边干边摸索西部地

区长城特点及调查方法。

“参与田野工作越深入，我越觉得考古博大精深，逐渐感觉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不够用了。”陈国科说。因此他萌生了提升研究能力的想法。那时河西走廊早期矿业遗址调查发掘刚刚开始，时任所长的王辉研究馆员建议他试试科技考古。于是2008年陈国科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方向的研究生。

“科技考古为还原历史提供了更多微观线索，但那时这个领域还比较‘小众’。”陈国科说。

文科生从事理工科研究何其艰难。陈国科每天至少花16个小时在学习和实验上。他听完了冶金、化学、材料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跟着老师一遍遍学习制备样品、电镜扫描、分析数据等实验流程。

在学习时期，陈国科还承担着张掖西城驿冶金遗址和肃北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发掘工作，几年间在北京、张掖、酒泉三地往返奔波。

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自然环境尤其艰难。发掘工作最开始时，陈国科独自在马鬃山镇找出并划定了6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第二年他领着两个实习生开始了遗址发掘工作。

“那时经常是方便面还没泡开，人已经睡着了。”陈国科笑着说。

辛苦终究没有白费。陈国科和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又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发现了马鬃山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和敦煌早峡玉矿遗址。一系列玉矿遗址的发现不仅揭示了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一批集采矿、选矿、防御等于一体的采矿聚落遗址，还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陈国科自己也实现了从田野到实验室全过程考古研究的突破。

走上领导岗位后，陈国科一如既往地坚持苦干。他带领全所就1986年以来

已开展的147项考古工作进行资料梳理出版。几代人积攒的材料浩瀚如山，一个项目的文物资料就足以建起一座博物馆。

陈国科带着同事们一个一个项目“啃”。现已出版考古报告、图录、论文集17部。同时，他还借助VR等技术手段，探索复原遗址现场，“活化”曾经存在档案里的历史数据。

“历史不能锁在柜子里。”陈国科说，让当代人认识、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是新时代赋予考古人新的使命。

十多年来，陈国科先后参与完成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等工作50余项，在丝绸之路考古、早期矿冶考古等领域颇有建树。如今，他依然坚持每年到考古一线，动手翻土。在他的办公室，历史考古类书籍塞满了两面墙的书柜。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物保护部主任魏彦飞说，所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陈国科在身体力行告诉他们什么是当代考古人的初心使命。